

台港澳小说名家



长生剑
孔雀翎

古龙 著

七种武器

第一册

总 序

近30年来，台港澳文坛大放异彩，各种文学流派，各类文学体裁争奇斗妍，为世人瞩目。台港澳文学不仅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学，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应占有特殊意义的一席之地。中国当代文学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大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这几个部分。把台港澳文学引入中国当代文学这样一个大系统中，有比较有联系地去发现它们之间的个性与共性，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随着台港澳文学作品日益广泛地在大陆出版流传，人们对这一问题将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台港澳文学的特色与其所处的特殊时空环境和那里作家的特殊心态是密切相关的。台港澳文学本是中原文化在海外的延伸，但多年的沦失和海外的孤峙，造成了这些地区特殊的社会情态和心态。经济结构的变化，工商社会的形成，使城市文化意识的出现成为现实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刺激了寻根恋旧的乡土文学和满足文化消费需要的通俗文学的勃兴，使当代台港澳文学成为一种多元抗衡的角逐状态。它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极有特色的一支，近4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侧影。

60年代以来，台港澳地区的许多作家已厌弃了情绪化、口号式的反共文学。他们不断追踪世界文学新潮流，大量吸收和移植西方现代文学，把存在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文学思想和文学技巧引入文坛，作家们在作品中着力

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追索与玩味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70年代，台港文学开始出现一种回归乡土的意念，作家们再度肯定文学必须扎根于人生和社会，努力探讨转型期社会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对于这时期的台港乡土文学作品，大陆介绍较多的有黄春明、王禎和、陈映真，但忽略了一些在台港文学界影响很大，被称为“祖国乡土文学”的作品，这其中的代表作家有在台湾文界号称三剑客的朱西宁、司马中原和段彩华。这些作家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其作品虽流露出对新中国的某些误解和隔膜，但有着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司马中原的作品，雄豪奔放、沉郁悲楚，即便是描写村野趣闻，也渗透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到了80年代，台港澳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一部分有深刻使命感和历史感的作家，冲破了各种创作上的禁忌，他们不仅开拓了政治小说的新领域，也将笔触伸入前辈作家不敢涉及的禁区中。李乔的勇于揭露台湾黑社会的《蓝彩霞的春天》就是突出的例证；另一部分作家则更注重攫取现代社会共有的各种困扰，从工业污染到计划生育、大众娱乐、学校教育各种题材应有尽有。家庭、婚姻、爱情这些永恒的文学题材在这时期得到更为尖锐与深刻的表现。这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是女作家群的崛起，近年来30岁上下而已蜚声文坛的女性作家有朱秀娟、肖丽红、蒋晓云、袁琼琼等10余人，她们巾帼不让须眉，与男作家并驾齐驱，大胆言人之所不敢言，把现代女性所面对的种种困境和挫折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前曾以《杀夫》震撼大陆文坛的李昂。自16岁发表第一篇小说起，就以探讨性爱问题无惧地向文坛亮出桀傲不驯的风姿。20年来，她力排俗议，在自己认定的创作道路上开拓前进，她写少男少女的性无知而受到的

身心伤害；写性虐待来控诉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以性反抗表示妇女要求在两性关系中扮演主角的心理；以性交易揭露出台湾工商社会中商品交换对两性关系的渗透。与黄色小说不同的是，她并不描写那些庸俗不堪的调情动作和挑逗性的场面，而是力图通过男女双方的性心理来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伴随她笔下的性爱场面而来的不是官感的兴奋与刺激，而是一种苦闷感与沮丧感。男女双方在极端孤独与苦闷的情形下，妄图通过性爱来排解痛苦，达到心灵的沟通与关系的融洽，结果反而落入更为绝望的深渊中，狂欢后的惨淡、颓废恰恰衬托出人物的无味与社会的病态。李昂及其他女性作家的小说使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台湾女性面对的种种难题，看到当代台湾青年在两性问题、爱情问题上的新思索和新的体验。

近40年来，在台港澳，大众文学、或曰通俗文学也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收。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认为，必须修正“纯文学”曲高和寡的封闭性，使作品为更广大的民众所喜好与接受。在他们的努力下，当代台港地区大众文学的范围已从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扩大到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领域。应该指出，大众文学并不等同于庸俗文学，畅销书也不一定就是文学商品化的标志。毋庸讳言，台港澳地区的通俗文学有相当数量的庸俗低级、黄色无聊的作品，但也应当看到其中不少是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的优秀作品。在现今台港澳地区，新武侠小说流传甚广，颇为有识者称道。台湾最有影响的大型纯文学期刊还不定期地刊出“武侠小说试验”专页，大力介绍新武侠小说的精品。在台港澳地区，最有影响的新武侠小说作家是金庸和古龙。金庸的小说集30年代以来各派武侠

小说之长，并吸收了现代西洋文学的写作技巧，惊人的想象，丰富的传统文化素养使他的小说魅力无穷。古龙起步于金庸之后，却比金庸影响更大，至今已经出版了《孤星传》、《园里弯刀》、《流星、蝴蝶》、《多情剑客无情剑》等80多部，其中不少已被搬上银幕，或拍成系列电视剧，他的小说开创了台港武侠小说的新局。其代表作之一《陆小凤》共分6部，每部既可单独成篇，而全书又有主要人物贯穿始终。在情节处理上，常借助于类似电影的蒙太奇手法，运用时空的延伸、压缩、穿插以及多景别、多视点的衔接组合。在《陆小凤》一书中，还借鉴了外国推理小说的写作技巧，采用了相当多的推理判断和大段的戏剧性对话。除金庸、古龙外，在武侠小说这一园地中大显身手，纵横挥洒并取得一定成就的还有倪匡、萧逸、卧龙生等人。他们在创作上都能突案破茧，从刀光剑影里提炼人伦精粹；于柔情侠骨之际，呈现生命哲思，笔法虚实错落，时空跳接圆融。

科幻小说、奇幻小说也是台港澳文学中大放异彩的一枝奇葩。毕业于台湾大学电机系，在美专攻电脑的理学博士张系国是台湾当代科幻小说的奠基者。自60年代以来已结集出版的科幻小说有《星之组曲》、《夜曲》、《王玉碟》等。他的科幻小说，文字精美、幻想奇瑰，并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强烈的讽刺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台港澳科幻小说园地不倦耕耘并取得相当成就的还有卫斯理（倪匡）、黄海、安宇等人。

应该承认，台港澳地区许多大众文学作家，都注重使自己的作品符合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但他们也并不固

步自封，在传统中注入了强烈的时代感和现代性，使自己的作品推陈出新，既满足了台港大众读者的审美需求，也开创了中国通俗文学的新生机。对于这类文学作品不屑一顾，拒之门外是不明智也是不可能的。

80年代初期，大陆陆陆续续开始出版台港澳文学作品，金庸、琼瑶、三毛都曾热过一阵，但是对于台港澳文学系统的、全面的、不带偏见的介绍和评判这一任务并非已大功告成。最近，赵紫阳总书记指出，台湾当局对台胞来大陆探亲有所放宽，这是我们多年来力争按“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国家统一政策的影响和台湾岛内外形势发展的结果。随着探亲而来的还会有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交流，这可以说是一个大趋势。（《人民日报》1987年11月15日第一版）为了配合这一大趋势，增强台港澳地区对祖国的信任感和向心力，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深化台港澳文学的出版介绍工作，我们特地选编了这套《台港澳小说名家》丛书。在选编时，我们既注重那些艺术性较强的具有某种前卫意义的探索性小说，又不忽视那些通俗性可读性较强的小说，也不排斥某些在政治观点上错误而在艺术上有可取之处，或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台港澳社会现实的小说。为了避免重复出版，我们力求把主要篇目用于大陆目前较少注意的作家作品，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台港澳文坛初试锋芒崭露头角的作家。总而言之，目的就是一个，让大陆文学界更全面地了解台港澳文学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和创作特色，从中汲取有益的创作经验，让大陆读书界更细致地品尝台港澳文学的各种风味，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力和文化素养。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台港澳当代文学中，小说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它最能表现出台港澳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创作特点，也具有其它文学品类所

不可比拟的更大的认识价值。因此，我们以选编台港澳小说作为我们全面介绍台港澳文学、台港澳艺术的开端，在适当的时机，我们还将陆续推出台港澳地区文艺各个门类的书籍。

龙年伊始，神州大地改革浪潮更为汹涌澎湃，我们这套丛书也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作为一种尝试与开拓，它可能不免幼稚甚或失误。我们恳切地希望得到朋友们的关心，特别是台港澳地区作家们的指正与帮助。

徐 学

1987年3月

目 录

长 生 剑

风云客栈	(3)
天上白玉京	(19)
长夜未尽	(59)
僵尸	(72)
好亮的刀	(90)
卫天鹰的阴影	(103)
第一种武器	(120)

孔 雀 翎

五刺客	(137)
浪子泪	(150)
双双	(173)
命运	(210)
故人情重	(242)
不是结局	(270)

长 生 剑

天上白玉京，五楼十二城；

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

风 云 客 栈

(一)

黄昏。

石板大街忽然出现了九个怪人，黄麻短衫，多耳麻鞋，左耳上悬着个碗大的金环，满头乱发竟都是赤红色的，火焰般披散在肩上。

这九个人有高有矮，有老有少，容貌虽不同，脸上却全都死人般木无表情，走起路来肩不动、膝不弯，也像是僵尸一样。

他们慢慢走的过长街，只要是他们经过之处，所有的声音立刻全都停止，连孩子的哭声都被吓得突然停顿。

大街尽头，一根三丈高的旗杆上，挑起四盏斗大的灯笼。

朱红的灯笼，漆黑的字！

“风云客栈”。

九个赤发黄衫的怪人，走到客栈门前，停下脚步，当先一人摘下了耳上金环，一挥手，“夺”的，钉在漆黑大门旁的石墙上。

火星四溅，金环竟嵌入石头里。

第二人左手扯起肩上一束赤发，右掌轻轻一削，宛如刀锋。

他将这束用掌缘割下来的赤发，系在金环上，九个人就继续往前走。

赤发火焰般在风中飞卷，这九个人却已消失在苍茫的暮色里。

就在这时，暮色中却又驰来八匹健马，马蹄踏在石板大街上，如密雨敲窗，战鼓雷鸣。

马上人一色青布箭衣，青帕包头，脚上搬尖洒鞋，系着倒赶千层浪的绑腿，一个个全都是神情骠悍，身手矫捷。

八匹马在风云客栈开前飞驰而过，八个人同时一挥手！

刀光如闪电般一亮，又是“夺”的一声响，海碗般粗的旗杆上，已多了八柄雪亮的钢刀。

刀柄犹在不停的颤动，柄上的红绸衣刀“呼”的一声卷起。

八匹马已看不见了。

◆

◆

暮色更浓，大街上突然又响起了一阵蹄声，仿佛比那八骑驰来时更急更密。

但来的却只有一匹马。

一匹白马，从头到尾，看不到丝毫杂色，到了客栈门前，突然一声长嘶，人立而起。

大家这才看清马上的人，是个精赤着上身的虬髯大汉，一身黑肉就像是铁打的。

这大汉收缰勒马，看见了门侧的金环赤发，也看见了旗杆上的八把刀，突然冷笑了一声，自马鞍上一跃而下，左右

双手握住了两条马腿。

只听得他吐气开声，霹雳般一声大吼，竟将这匹马高高的举了起来，送到门檐上。

白马又一声长嘶，马鬃飞舞，四条腿却似已钉在门檐上，动也不动。

虬髯大汉仰天一声长笑，洒开大步，转瞬间也已走得不知去向，只留下一匹白马孤零零的站在暮云西风里，更显得说不出的诡异。

*

*

*

长街上已看不见人影，家家户户都闭上了门。

风云客栈中也寂无人声，本来住店的客人，看到这一枚金环、八柄钢刀时，就早已从后门溜了。

那匹白马却还是动也不动的站在西风里，就像是石头雕成的。

这时寂静的长街上，忽然又有个蓝衫白袜、面容清癯的中年文士，施施然走过来，神情仿佛很悠闲，但一双眸子里却闪着精光。

他背负着双手，施施然走到客栈门前，抬头看了一眼，长叹道：“好马！端的是好马，只可惜主人无情，委屈了你。”

他背负着的手突然一扬，长袖飞卷，带起了一阵急风。

白马受惊，又是一声长嘶，从门檐上跃下。

这中年文士双手一托，竟托住了马腹，将这匹马轻轻放在地上。他拍了拍马腹，道：“回去载你的主人来，就说这里有好朋友在等着他。”

白马竟似也懂得人意，立即展开四蹄，飞驰而去。

中年文士随手拔下了门侧的金环，走入客栈，在旗杆上一敲。

八把钢刀立刻同时落了下来。

中年文士长袖又卷，已将这八柄刀卷在袖里，沉声道：“掌旗何在？”

客栈中突然掠出一条瘦小的人影，猿猴般爬上旗杆，一霎间人已在杆头。

杆头上立刻有一面大旗飞卷而出。

雪白的旗帜上，系着条张牙舞爪的乌黑长龙，仿佛也将破云飞去！

(二)

夜。

无星无月，云暗风高。

院子里却是灯火通明，还摆着一桌酒。

中年文士正在曼声低吟，自斟自饮。忽然举起酒杯，对着院外一株大榕树笑了笑道：“久闻苗帮主有江海之量，既已来了，为何还不下来共饮一杯？”

榕树浓荫中，立刻也响起了一阵夜枭般的怪笑声，一条人影箭一般射下来，落在地上，却轻得像是四两棉花。

这人狮鼻阔口，满头赤发，耳上却带着三枚金环，人已落下，金环还在不停的“叮当”作响，他正是赤发帮的总瓢把子、“火焰神”苗烧天。

他一双眼睛里也仿佛有火焰在燃烧着，盯着这中年文士，沉声道：“阁下可是青龙会中的公孙堂主？”

中年文士长身抱拳，道：“正是公孙静。”

苗烧天夜枭般的笑声又响了起来，大笑道：“果然不愧是天龙会的第一号人物，好亮的一双招子。”

突听马蹄声响，如密雨连珠般急驰而来。

苗烧天两道火焰般的浓眉皱了皱，道：“小张三也来了，来得倒真不慢。”

马蹄声突然停顿，一人朗声笑道：“青龙老大的约会，江湖中有谁敢来慢了的？”

朗笑声中，一个人已越墙而入，一身雪白的急装劲束，特地衣襟敞开，露出坚实强壮的胸膛，却比衣裳更白。

苗烧天一挑大拇指，哈哈大笑道：“好一个白马小张三，几年不见，你怎么反倒越长越年青、越长越漂亮了？老苗若有女儿，一定挑你做女婿。”

白马张三淡淡道：“你就算有女儿，也没有人敢要的。”

苗天烧瞪眼道：“为什么？”

白马张三道：“像阁下这副尊容，生出来的女儿也一定好不了哪儿去。”

苗烧天瞪着他，瞪了半天，道：“今天我们是专做买卖的，要打架也不必着急。”

白马张三道：“要喝酒呢？”

苗烧天大笑道：“那就越急越好了，来，咱们哥儿俩先来敬公孙堂主三杯。”

公孙静笑了笑，道：“在下酒量不好，不如还是让在下先敬三位一杯。”

苗烧天皱了皱眉，道：“三位？”

只听对面屋脊上一人笑道：“河东赤发、河西白马既然都已来了，赵某怎敢来迟？”

苗烧天道：“太行赵一刀？”

他已用不着再等人回答。

他已看见一柄雪亮的刀，快刀！

•

•

•

没有刀鞘。

雪亮的刀就插在他的红腰带上。

青布箭衣，青帕包头，一条腰带布比苗烧天的头发还红，恰巧和他血红的刀衣相配。

公孙静目光却像是他的刀，刀一般从他们脸上刮过，缓缓道：“青龙会发出了十二张请帖，今夜却只到了三位，还有九位莫非已不会来了？”

赵一刀道：“好，问得干脆。”

公孙静道：“三位不远千里而来，当然不是来听废话的。”

赵一刀道：“的确不是。”

苗烧天狞笑道：“还有那九位客人，至少已有三位不会来了。”

赵一刀道：“六位。”

苗烧天道：“青竹帮、铁环门，和太原李家来的人是我做了的。”

赵一刀道：“十二连环鸡、长江水路，和辰州言家拳的三位朋友，半路上忽然得了怪病，头痛如裂，所以……”

苗烧天道：“所以怎么样？”

赵一刀道：“他们的头现在已不疼了。”

苗烧天道：“谁替他们治好了的？”

赵一刀道：“我。”

苗烧天道：“怎么治的？”

赵一刀道：“我砍下了他们的脑袋。”

他淡淡的接着道：“无论谁的头被砍下来后，都不会再疼的。”

苗烧天大笑，道：“好法子，真痛快。”

白马张三忽然道：万竹山庄和飞鱼塘来的两位前辈，只怕也不能来了。”

苗烧天道：“哦？”

白马张三道：“他们已睡着，而且睡得很深沉。”

苗烧天道：“睡在那里？”

白马张三道：“洞庭湖底。”

苗烧天大笑道：“妙极，那里睡觉不但凉快，而且绝不会被人吵醒。”

白马张三淡淡道：“我对武林前辈们，一向照顾得很周到的。”

赵一刀道：“该来的人，想必都已来了，却不知青龙会的货在那里？”

公孙静微笑道：“好，问得干脆。”

赵一刀道：“堂主专程请我们来，当然也不是为了要听废话的。”

公孙静慢慢的点了头道：“的确不是。”

赵一刀道：“堂主是不是想着先听听我们的价钱？”

公孙静道：“现在还不急。”

赵一刀道：“还等什么？”

公孙静道：“这批货我们得来不易，总希望出价的人多些，出的价才会高些。”

苗烧天瞪眼道：“堂主还要等人？”